

【采访札记】

当谢宏穿一件与“ON”同色调的衬衣坐到面前时,我感觉他的另类他的儒雅,也感觉他内心的温柔与强悍。他是我的采访对象中比较特别的男人,他的特别在于他的简单,也在于他的复杂。

他说,不是所有奥地利人都能与中国人做朋友的。他的一位顾客就曾带着鄙夷的口吻嘲讽他:你的脸看上去还真没有那么黄。他反唇相讥,您呢,不觉得自己过于苍白了?

谢宏平日也怒其不争地抨击海外华人的种种劣迹,一旦坐到奥地利人圈子里,民族自尊心便膨胀起来,为些鸡毛蒜皮也要脸红耳赤争个全赢。他说,人都一样,祖国就是母亲,容不得别人玷污。

谢宏爱故乡,但也不讳言爱维也纳。维也纳是他迄今为止住得最久的城市,给了他最多的阅历,他相信自己是在这里真正成熟起来的。他学会了表达,学会了参与,学会了在民主政体与多样化生存方式中选择自己的活法。他也学会用行走替代驾车,只为减少城市污染回归绿色。他还像许多奥地利文化人那样加入了左派社会党,为一份公民应有的义务和诉求。

无疑,谢宏在交错的彼岸活出了开阔的经纬度,他是最终上了岸的漂泊者。上岸就是成功。



饮食博士

它的名字叫“ON”

如此这般过了几年,谢宏又对自己不满意了。一个人,总不能一味享受生活而不思创造吧。于是伙同韩国的厨师小伙子,在维也纳中心老集市开出一间亚洲餐馆。谢宏始终对“吃”怀有不减的热情。想起以前在杭州上大学,几个同学省出食堂饭菜票到西湖边的名店打牙祭,那种味蕾的快感记忆犹新。还有温州街头夜宵小摊的炉火,在万马齐喑的年代,实在是盏微明的灯,温暖着荒凉的心。那时候,谢宏就坚定地认为,除了果腹,除了味蕾快感,饮食还是精神层面上的一种文化。所以,当域外行医成为不可能的事实后,他唯一能做点什么的便是饮食。但与韩国人的合作遭遇了语言难题。韩国人只说韩语,与谢宏的德语无法沟通,比比划划说半天,还是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只好分道扬镳,各走各路。

谢宏的创造激情卡在半道上,难以释怀。他去了维也纳中产者、文化人聚集的街区,租下一间什么都没有的小屋,在里面转圈,构思自己的蓝图。这时,奥国文化界一位朋友走进来,人称天才设计师,年纪轻轻就得过国家最高的设计金奖。他听完谢宏的构思,把小店按照天才的理解设计装潢成既温馨时尚又低调另类的超现代空间,仅有24个座位,却美轮美奂,冠上简洁而饶有意味的店名“ON”,堪称绝版。当年,奥地利德、英文版的权威刊物《当代设计》就把“ON”评为全奥最漂亮的亚洲餐馆。

谢宏螺蛳壳里做道场,把自己颇有心得的中餐厨艺做了改良,从温州菜的原汁原味出发,融入粤、川菜系,并佐以日本、泰国等东南亚菜系某些精华,形成与文化氛围相辅相成的饮食品味,是属于他自己的独特。

白领、绅士、文人捷足先登,为那种文化沙龙才有的优雅情致,也为与街面上不一样的中餐口味。小小的“ON”从开门伊始就日日爆满,加桌加

凳把通道塞得水泄不通还是接纳不了要来坐一坐喝杯薄酒吃口小菜络绎不绝的顾客,每逢周末,更要早早电话预约,否则来了也是白来。一些文化人竟说:人生三个去处,一是家,二是职业场所,三是“ON”。话不无夸张,却足见对“ON”的钟情。媒体更是趋之若鹜,先写店,再写菜,三写人,奥地利几乎所有报刊杂志都热捧过“ON”,作为焦点人物,谢宏也与那些记者编辑相处成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然而,“ON”实在太小,太捉襟见肘,装不下谢宏的名声了。

夜幕下的沙龙文化

谢宏不得不搬家。2006年6月,新版“ON”在维也纳夜生活最活跃的五区一条看似僻静的小街上亮相。新版“ON”比开版大了好几倍,后花园里也能摆上几十个位,可容纳上百人从容就座,这样的规模在欧洲城市的心脏地带不算小了,谢宏满意。饭店前主人是奥地利颇有学术声誉的一个社会学家,谢宏初来乍到就嗅到店堂里浓郁的文化气息,他喜欢这样的气息,觉着“ON”的底蕴也随了“前朝”的底气丰腴起来。所以,装修时没打破原来格局,只做了局部细节修正。设计还是那位天才的手笔,还是“ON”原来的低调,简洁,唯美,只是更文化了。若不是常有吃饭的人在外排队,那扇轻轻关闭毫不张扬的门,是肯定会被不经意的眼睛错过的。

谢宏就要这样的效果。看起来他不是那种十分内敛的人,但他追求内敛。

新版“ON”一开张就满堂红。这得感谢媒体,让热爱它的老朋友知道它的迁徙,让未谋面的新朋友循着指引找上门来。来了,尝过谢宏不断求异翻新的菜,感觉过沙龙式的氛围,便不再离开,成为新一拨客人。

欧洲任何都市都有许多单身贵族,而谢宏离过婚,女儿也长大了,回北京上了“中戏”,现在式的他亦是单身。所

以他理解单身贵族的生活方式。人归根到底都是孤独的,独处在很多时候并没有什么不好。“ON”是不是该给他们一个独处的温馨和自在?谢宏找到奥地利最著名的白葡萄酒“绿维特灵”酿酒商,专门为“ON”制作了一支小瓶装的“绿维特灵”,命名为“单身贵族”,包装也是浅绿色“ON”的风格。谢宏与所有来“ON”吃饭的单身贵族都爱上了这款“绿维特灵”醇香的口感,在热闹中的宁静里一坐,独斟独饮,享受心的高远与旷达。

因为是夜生活区域,谢宏搬过来时没准备中午营业。但街区附近许多大公司白领,文化单位的职业文化人有意见了,抱怨午餐没有好情调的去处。于是“ON”在姗姗来迟的某一天上了午餐菜谱。媒体立即叫好:“ON”终于让喜欢它的人午餐有了去处。谢宏前脚对他的十多名员工说,先试试,来一个做一个,来两个做两个。话音刚落,后脚就涌进一群食客,洋洋洒洒坐了个满席。谢宏自己也被搞懵了。来人则说,哪怕不吃,来坐坐也是好的。恰如当年的弗洛伊德,总在那家咖啡馆喝咖啡,喝的是杯里的哲学杯外的情调。

饮食博士温州老板

“ON”独辟蹊径,似乎并未参与市场竞争,却有了名牌名店的品相:奥地利最好的中餐馆、十大亚洲菜系排名榜、东方菜系(包括阿拉伯、南美等国)创意第二名,等等。真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谢宏不经意打造的一扇小门,居然关进了最摩登的文化时尚。媒体人在这时都是他的朋友,与那些设计师作家音乐人哲学教授等等一样,所有话题会从盘里的色香味延伸出去,形成精神层面的一个气场,覆盖了小小餐馆原本的意义。关于“ON”的文字多了,老板谢宏自然也被推搡出来,频频亮相媒体。人们称他为“来自温州的饮食博士”。

奥地利最权威的生活类《阿拉卡特》出版社找上门,约请谢宏以“ON”的菜系为主体,追踪溯源发掘文化底蕴,

为他们做一套图文并茂的中国菜谱大系。这是一项大策划,正在洽谈筹备中。

国立电视台旗下的3SAT(奥、德、瑞)德语区三国联合台也盛情相邀,合作拍摄总长为28集的中华美食专题片,每集半小时,三道菜,由谢宏单人单桨创意、操作、实拍。目前已完成前4集。

为上海世博奥地利馆揭幕式出版印制的《非常维也纳》一书,也把谢宏的“ON”作为维也纳中国移民的翘楚用了三个页面去推介。

在奥地利拥有数个城堡的商界地产大亨也对谢宏和他的“ON”发生兴趣,邀他加盟旗下,在总理府附近一座老宫殿典雅奢华的回廊里再造带有贵族气息的文化食廊。那位大亨很绅士,也很牛,从来不对大众消费的中餐投怀送抱,这回算是破例放下身段了。他其实并未去过“ON”,但对谢宏耳熟能详,又逢泱泱中华国际威望扶摇直上,期待联手也是顺理成章。谢宏去那座宫殿的回廊洋洋洒洒走了一遭,觉着挣钱之外,是他的文化中餐“ON”打入上层社会的一个机遇。他想或许应该接受这番挑战的。

20多年岁月一晃而过,谢宏开着餐馆,却成为居住国文化圈里的中国名人。回望身后深一步浅一步的脚印,他甚是感慨。他的路固然与他的乡人不同,心理历程其实也相差无几,其精髓还是奋斗,漂泊中的奋斗。他是中国知识分子,出来后难在知识层面深造,便把餐馆做成文化沙龙,学习别人的,传播自己的,使东西方文明在他的“ON”里水乳交融。他从来不小看这份工作,乐此不疲而终生追求。

走南闯北的温州人中,谢宏是个另类。他也开饭店,他也成功,但在文化层面上,他无疑达到了众多海外浙商未能达到的高度。“吃”在他这里具备了精神内涵,从而流动着人性活水,润物细无声地濡染了维也纳音乐之都的人文情怀。谢宏的成功不在金钱,而是一种文化渗透,有其饮食乃至商业以外的意义。所以,尽管他低调,我还是为他做了一回东风西渐传递手而甚觉欣然。

从此岸跨越彼岸

谢宏是在杭州出生的,5岁才随父母工作调动迁徙到温州。母亲是杭嘉湖大户人家的小姐,父亲则是平阳农村泥腿子家的后生,是红色革命将两个不同人生坐标上的男女撮合到一块,成就了谢宏的成长背景。这个瘦弱的小男孩一到温州便遭遇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父亲被打倒,好端端的家坠入黑暗,在风雨中飘摇。谢宏的童年是不可能幸福的,他受尽白眼与唾弃。

幸好刚上完初中“四人帮”就粉碎了,他读重点高中,再考大学。填报志愿时他想学新闻,实现将来当记者的愿望。母亲却怕儿子口无遮拦,写文章遭殃,极力阻挠。退一步选学中性专业,考了浙江中医学院。心存动荡的念头,渴望异地漂流,去杭州契合了他的人生指向。虽然学医并不热爱,五年校园生活却是满意的。

毕业了,谢宏依然憧憬远方,却不得已回到温州。他是母亲唯一的儿子,总该尽些孝道。分配在附属二医,改做西医骨科大夫。母亲乐意,儿子却觉得闷,心像上了锁。过了一年多,母亲在不愉快的日子里看到了儿子心上的锁,便说,你想出去闯,就去吧!母亲也是从年轻闯过来的人,儿子对远方的渴望,她懂。谢宏连夜写信,寄给远在奥地利的姐姐,并报上业余厨师培训班,谁都知道学厨艺是出国的好途径。

1988年维也纳多雪的冬天,25岁的谢宏告别故土来到奥地利。骨科大夫改行中餐帮

厨,他不委屈,只因漂泊的灵魂终于栖息在远方一抹曙光里。

三年多时间,打工挣来的钱都在电影院里流走。困守灶台炉火,心却像长了翅膀,在银幕上飞翔。他期望在别人的故事里认识并理解自己的人生,那也许是靠近陌生世界的捷径。

是后来那次滑雪胜地的度假,改变了行走的方式。因为喜欢皑皑白雪与壁炉里燃着炭火的小木屋,也因为跳不出温州人创业当老板的急切心理与生存窠臼,他用借来的钱租下一间食廊经营中餐,单枪匹马打拼世界。做了一年发现自己并不适合乡野小镇那种与世隔绝的单纯与孤高,地域的美丽固然在,身心却被现代文明抛弃了。他不肯,否定隐居的尝试,撤回维也纳。

为什么非要过一种什么都没有只有钱的生活呢?细细琢磨,奥地利人的生存智慧显然更为超拔。他们多半不会愿意效仿别人活在模式里的,每个人只选择过自己的日子,喜怒哀乐同样不复制。谢宏想,既然栖息在维也纳,就不能枉做半个奥地利人。于是找份简单工作,工作在他并无贵贱,只为衣食所需,其余时间都用来自丰富自己的阅历。行千里路,读万卷书,一切从德语开始。三期语言培训,加上锲而不舍的自学,有了与人对话的能力,愈发觉出学识修养的匮乏。原以为自己在大学也算一介才子,谁料在维也纳文人圈里与谁比都出审美狭隘与苍白。

不服输,加倍恶补。谢宏读了很多书,文化,历史,美学,甚至宗教,了解欧洲文明的宏观走势及细部演变,都用德文读,读不懂就吞咽下去,再反刍出来,读到最后,竟学会了用德文思维,语言障碍迎刃而解。当然,喜爱的电影依然不可或缺,那是认识生活的另一种途径另一种仪式,恰如坐咖啡馆,听音乐会,看画展,谁都知道学厨艺是出国的好途径。

鲁娃 专栏



温州人走世界

100

注:如有建议批评,请致作者博客与电子邮箱:

http://www.faguo-quan-blog.fr/lws
haiwaitongxun@yahoo.fr